

# 论阿库乌雾旅行文学《凯欧蒂神迹》中的世界主义思想

莫色木加<sup>1,2</sup>

(1.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23; 2. 西南民族大学世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成都 610041)

**摘要:**文学是生活和时代的审美反映,是人类个体和集体经验的文化表征。阿库乌雾作为所在区域民族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里的一员,从未因为肩负这几种角色而产生内心的冲突,诗人通过诗歌叙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从三个方面去阐述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中的世界主义思想:首先诗人对他族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对多民族文化的广泛理解,主要体现在诗人对美国原住民文化、非洲裔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其他族群文化的热爱和深刻理解。其次,诗人与美国原住民文化展开了深刻的对话,从而批判性地思考彝族母语文明并质疑关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固有观念和偏见。最后,诗人与他者文化认同强化了诗人的道德责任感。只有当阿库乌雾世界主义思想得到应有认识和全面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新世界主义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世界主义;印第安人;多元文化;他者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4-0081-05

## On Aku Wuwu's Cosmopolitan Dispositions as Reflected in Travel Literature *Coyote Traces*

MOSE Mu-jia<sup>1,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Worl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 kind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but also valuable intelligence resources. Aku Wuwu is a poet of the Yi ethnic minority who writes in the Nuosu dialect of the Yi language and Chinese. He believes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a big family, and every nationality is an inseparable member of that family. In his intellectual imagining of One World, he has fostered cosmopolitan dispositions. Aku Wuwu displays the openness toward other cultures. He also engages in ongoing reflexive dialogues between his own cultural affiliations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Aku Wuwu's cosmopolitanism thoroughly, this thesis hopes to cast light o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Aku Wuwu' *Coyote Traces*.

**Keywords:** Aku Wuwu; *Coyote Traces*; cosmopolitanism; Native American; multicultural; the other

### 一、世界主义:建构空间的地理想象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当前跨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前沿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学派(Cynics)阐述了世界主义的概念,也就是“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即每个公民都应从属于众多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社会,特别是第欧根尼(Diogenes)的“世界公民”思想,即他自己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到

古罗马时期,一些禁欲主义者借用并完善了犬儒主义学派的思想。到中世纪,意大利作家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讲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这时期部分基督教传教士也提出了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些看法,在他们的眼里,所有人都同等重要,人与人不存在种族、等级以及性别差异。

到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有关“国际联盟”和《永久和平论》等相关的著述发表,世界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

**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中的彝族经典文学研究(17CZW062);国家民委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项目:凉山彝族濒危口头神话谱系整理研究(YXJDY1512);西南民族大学教改项目:民族院校《外国文学》特色课程建设(2017QN09)。

**作者简介:**莫色木加(1985—),男(彝族),四川喜德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少数民族文学、欧美文学、文化诗学与艺术哲学。

的作用。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在世界主义思想发展演变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承接古希腊犬儒主义学派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思想的重要桥梁。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谈到了世界主义思想,他主张言论自由和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他强调自我对他者承担着义务,这些义务涉及的范畴远远超越了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公民责任。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写出了两部经典之作:《正义论》和《万民法》,并提出了他的正义原则思想。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而且他的“世界文学”概念表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强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因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保护文化多样,发展先进文化,对推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义再度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的前沿理论话题。而且新世界主义意义更为复杂,是对各个时期世界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发扬其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现实思考,成为一种基于现实、着眼未来的思想。本论文通过解读阿库乌雾旅行文学《凯欧蒂神迹》中世界主义的大同世界思想,并通过当代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读阿库乌雾的文化诗学。从当代世界主义这一视角来审视阿库乌雾的文学作品,既有助于拓展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中当代世界主义的历史维度,也能展示出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批评对于当代世界主义理论探讨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经典旅行文学作品,《凯欧蒂神迹》是具有世界意义(普世价值)的,它不仅关注美国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而且诗人还关注了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命存在状态。诗人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民族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利益。诗人所追求的世界主义思想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

## 二、诗性空间:他者存在的肯定

“作为一种规范理念,世界主义认为,个人是道德关切的终极单元,有资格获得平等的关切,不过他们的民族身份(nationality)和公民身份如何。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正义原则应当超越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应当平等地应用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上的所有人。总之,世界主义正义是一种没有国界

的正义。”<sup>[11]</sup>他们对那些他们并不知道、也不亲近的人负有责任,他们关注这些陌生人的生活,当然,世界主义既要给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定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又同时不排斥一些特殊主义的想法或理念。诗人通过《凯欧蒂神迹》阐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诗人的这种思想具有人道主义。诗人通过诗歌关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肯定他们的族群文明以及他们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诗人通过诗意的想象空间来肯定美国印第安人文明以及他们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想象的空间领域刺激了一种位置转变的诗学,也就是通过伸长、缩短和定义物理界限来训练想象。运用空间特性,个人能够确定自己在不同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地位,无论是在家庭、社区、自然之中,还是在宇宙之内。想象的空间领域决定身份的形成、个性的整合以及地域和文化的神圣边界,也就是说人的自我身份不是一个固定的和孤立的实体,它一旦得以形成之后,就进入这个世界,并根据预先安排好的动机和意图行动。因此,运用空间想象建立范例、描绘地图,以引导个人适应环境,同样切合实际而又意义重大。”<sup>[12]80-81</sup>诗人通过这种空间(博物馆)想象方式,肯定了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文明。在《石头的文明》中诗人写道:“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图谱/石箭、石笛、石烟斗/不屈不挠的印第安祖先/用北美大陆的石头/开创了人类文明。”<sup>[13]26</sup>

在《印第安“四姐妹”》中诗人还肯定了古老的美国印第安人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数千年前的北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物种/印第安先民接受神示/首先选择了四种——/玉米、南瓜、向日葵和烟叶/他们用锋利的石器/捕杀猎物的同时/意外发现南瓜和玉米/不仅可以养活自己的后代/向日葵是他们表达爱情的花朵/烟叶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方式/在北美大陆行走/一定要小心翼翼/随时随地要警惕自己/不要踩伤印第安祖先的亡灵/不要轻易忘却古印第安人/为人类培育了/神奇美丽的——‘Four Sisters’。”<sup>[13]28</sup>诗中的“玉米”和“南瓜”代表印第安物质文明,“向日葵”和“烟叶”代表印第安精神文化,当然,印第安“四姐妹”象征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满足人类“两个文明”的需求,人类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世界才得以和平,所以她们是古老的印第安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成果的结晶。

“温和的世界主义者对于价值的来源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承认某些非世界主义的原则、目标和价值也具有终极的道德价值。”<sup>[11]13</sup>他们认为,不同

族群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族群可以相互学习,不希望所有人或社会都遵循相关的生活方式或政治意识形态。诗人以开放的视角看待世界,关注他者。诗人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就是既尊重差异(有差异的平等),也尊重真实的共性,所以每个族群都承担着义务,这些义务就是传承创新本民族文化,这些差异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学习的空间。在《差异教育》中诗人写到:“哥伦布黑人文化中心/办有一所学校/专门供非洲裔孩子/在这里免费读小学/校长告诉我/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各种训练/通过多种教学手段/让他们从小了解/非洲的传统/和黑人祖先的经历/记住自己的文化根脉。”<sup>[31]</sup>非洲裔美国人的这种特殊教育是非洲裔美国人不可剥离的自身权利,不可以被取消或被剥夺。他们通过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来传承自己种族文明,而非洲裔美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保持纯真性的教育之下,他们将这种具有典型民族特点、现代化的教育观念扩展开来,让这种教育观念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诗人通过寓言式的叙事方式,肯定了美国阿密苏人文明,同时反思这种地域文化的自身遭遇,包括诗人自己的母语文明。诗人的这种叙事风格与神话有一定的共同性,那种隐喻的语言,和声共鸣的表达方式,寓言的效果。诗人所关注的地域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诗人在《阿密苏人》中写到:“女人拿黑布遮脸/男人以草帽盖头/当美国人以混血为荣时/他们却严格实行族内婚/子孙的血缘越来越纯正/上帝在梦中指示的路/却越走越窄/世居金沙江流域的诺苏人/没有漂洋过海的经历/没有笃信上帝的信仰/可族人的命运/却与阿密苏人/惊人的相似”<sup>[31]</sup>。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自我审视(反思自己种族文明)是通过换位(translocation)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换位方式也是诗人的一种自我身份探索,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探究,思考阿密苏人和诺苏人的未来想象和道德想象,特别是这两个族群的道德想象或现实自我遭遇。所有族群都应该享有同等的道德价值,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因为每个族群都有她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她们会以不同的生活体验方式,记录自己族群的生命体验,最终都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三、诗性政治:同情他者的遭遇

诗歌成为我们每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诗歌能够本真地反映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此形式的艺术意义在于,它赋予处于一切生活

之外,并超越一切生活的本质以生活的丰富性。在诗歌《黑色无罪》中诗人写到:黎明从黑夜中诞生/种子从黑土中萌芽/黑色是世界的底色/黑色无罪/但上帝有罪。由自然的诞生(黎明)、生长(种子)、夜晚(黑色)以及上帝(永恒),时间的循环回归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诗人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将现实世界变成了一个内部和谐的理想世界,“它指的是一种注定为恒定不变的东西”。

诗人还批评了种族主义思想或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诗人的这种正义原则已超越了民族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诗人最终关注的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原则。在美国奴隶历史上,非洲裔美国人被白人奴役了三百多年时间,白人奴隶主通过这种罪恶的肤色观念来确认他们的主体性,他们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必须得依靠黑人奴隶的存在,白人奴隶主有了相对照的形象,不管从肤色上,还是从其他一切的东西,这样使白人奴隶主显示自己的主体性。白人对黑人的残酷统治方式,使黑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白人属下的“他者”,是一种强加,是一种白人优秀文明来压制黑人文化。

诗人在肯定美国少数族裔文明价值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族群文明,对照他者的处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有了深刻的体认,所以诗人的身份一直都在变化(受到多民族文化的影响),有时作为一名人类和平战士代替他们言说,有时代表少数族裔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在《印第安斧头》中诗人写到:“印第安人曾经用于/战场上拼杀的武器/今天,已成为文明的遗物/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供人们赏玩历史/一头是锋利的斧刃/一头却是精致的烟斗/斧柄就是特殊的烟杆/看到如此奇异的斧头/我对印第安人的心灵/有了更深的领悟。”<sup>[31]</sup>诗人为印第安人感到很惋惜,本来他们拥有自己的文明体系,由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有关印第安原住民文明的东西基本上已变成博物馆的文物,他们成为了世界游客的纪念品,他们成为了边缘中的边缘,他们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历史,最终消失在人类发展历程之中。

在诗集《凯欧蒂神迹》中,诗人的世界主义表现为对人类普遍人性和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诗人从他者立场表述方式肯定了美国印第安文明以及他们的历史遭遇,探讨美国印第安民族历史、民族精神以及他们的神话传说,同时诗人也在关注美国印第安文化与中国彝族文化的相似文化记忆(共同性)。正如诗人所言:“由于我自身特有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在亲身面对现代印第安文化之前,我

先认真学习和了解古印第安文明的历史遭遇,再结合呈现在我眼前的文化现状,然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考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生命,在比较自由地往返于古今中外不同文明中来思考全球弱势文化,包括原住民文化的共同命运,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规律性和普世性价值。”<sup>[3]14</sup>诗人在《死给鹿》中,“鹿”代表弱者、边缘群体、没有话语权力者、绝对他者等。在彝族传统文化中,“死给”是一种话语,是弱者对强者的最好的惩罚方式,也是一种保护自我尊严的生命哲学。所以“鹿”们采取极端方式来对抗他者话语体系,它们以这种对抗方式来论证弱者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正如诗人所言:“在这首诗中,死给的主人公变成了鹿,这一方面说明了后工业时代中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展示了现代化的不近人情。与其在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下艰难存活,不如勇敢地选择死亡作为最后的反击;既然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那就自由地选择死亡的方式!于是,鹿子们被汽车碾压的躯体,以及沾染在高速公路上的红色鲜血,有力地声讨了人类的现代化对自然生灵的戕害。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视死如归的自杀现象,与现实相呼应的是人类弱势群体的极端控诉,同时也展现了生命游戏中最为尖锐和悲凉的结局。”

在这本诗集中,诗人经常写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万能神“凯欧蒂”(Coyote)形象来讽刺白人殖民者,如诗人所言:“几百年来,印第安人遭到了最残酷的迫害,面对毫无人性的强权和侵略,他们不得不委曲求全,在艰难中求生存,并只能以自我调剂的方式来换取精神上的一丝慰藉。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人类终究会走向何方?多少年后,当北美走向混血时代,谁是文明之躯?谁又是野蛮之属?而在任何时候,弱者的选择往往更能凸显人性的复杂”。在《明尼苏达的月夜》中,诗人把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文明比作“一个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而“婴儿”代表弱者或弱势群体,她无法为自己言说,只能让强者任人宰割。诗人通过这种象征的方式来谴责、反思白人殖民者给印第安原住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灾难。

在《印第安蛇雕》中,诗人赞美了印第安原住民蛇图腾文化,蛇是印第安人死者的保护神,也是古老印第安河流文明的象征,然而,蛇雕最终成为一种博物(民族文化记忆),而且没有生命力。它既是古老印第安人死亡哲学的核心理念,也是他们的族群文化记忆的表征方式。诗人在《吉祥的乌鸦》中,通过象征的方式讲到了古老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

他们原先从北美大陆的主人变成了绝对的他者,成为了欧洲白人的“猎物”。诗人试图为美国印第安原住民还原历史,他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文情怀,给读者展示出了古老印第安人的生存境况。诗人通过反讽的这种方式,借用“乌鸦”形象来谴责、评判外来殖民者,特别是欧洲白人,他们最初来到北美大陆时,扮演着可怜兮兮的样子,善良的古老印第安人通过很多方式帮助这些外来者,后来,白人外来者们吃饱喝足后用欧洲带来的现代科技武器大屠杀印第安人,最终,印第安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来到了北美荒无人烟而且土地贫瘠的山坡上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诗歌《Chief Joseph的祈祷》中诗人揭露了欧洲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诉说了古老印第安人遭遇。诗人希望人类吸取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重新建构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正如诗人所言:“让我们做自由人吧!——让我们自由旅行/自由居住/自由劳动/自由经商/自由选择教师/自由地信仰我们/父辈们信仰的宗教/自由思考/自由交谈/自由行动吧!/我们服从每一条法律/服从每一种刑罚!——我衷心地希望/上帝再也听不到/人们痛苦的呻吟/天下人都成为一家人!”<sup>[3]156</sup>

#### 四、肤色共同体:走向世界主义的大同世界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界开始学习接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创造了很多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包括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向世界,汇入了世界文学潮流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彝族当代诗人阿库乌雾也一样,诗人学习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为自己所用,诗人写了很多有关彝族、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华裔、美国阿密苏人、日本原住民阿依奴人、白人等族群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普世价值。诗人的大同世界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没有必要放弃自己族群有关的一切东西,照样可以和其他种族和平共处。诗人的这种思想超越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狭隘的胸怀和视野,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当然,在《凯欧蒂神迹》中,诗人强调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都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可以协调共存,所以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种族的人们都完全可以和谐共处,互相学习。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欧蒂神迹》是一部多元文化或现代性的产物。在《肤色的荣辱》中,诗人强调多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而且诗人也强调各族群差异性的存在,即“自从天神将着色的种子/撒向茫

茫的大地/一只千年的怪兽/始终作祟人类的历史/无论被虎豹袭击/无论被毒箭射穿/无论染上致命的恶疾/无论遭遇岁月的风蚀/依然百花争艳/依然枯荣自如/北美大地是个调色板/红白黑黄诸色在这里/都有自己荣辱的涂抹。”<sup>[3]224</sup>诗人借用戏仿(parody)的这种文学创作方式来凸显差异或不调和的人类生存境况和人道主义思想。在诗歌《四色符》中,诗人通过印第安原住民颜色文化“Four Colors(红、黄、黑、白)”强调不同种族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不管他们是有色人种还是白种人,他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就像古老印第安人最早确认“东、南、西、北四个

方位”,他们都很重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族群是单独存在的,当然,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存在方式。在《绿色的家园》中,诗人描述了美国俄亥俄“红白黑黄”各色人种或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绿色家园。在《五月鲜花节》中诗人写到:“……印第安人和黑人/墨西哥人和苗人/印度人和各类亚裔/穿插于游行队伍中/十分醒目/犹如奇花异草/丰富了这座城市的色彩。”<sup>[3]212</sup>因此,诗人试图通过诗歌建构自己的文化共生共荣的价值观以及肤色共同体的大同世界。

#### 参考文献:

- [1] 科克一肖·谭.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M].杨通进,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 [2] 伊万·布莱迪.人类学诗学[M].徐鲁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3] 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汉英对照[M].文培红,马克·本德尔,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3] 布洛克.全球主义:世界主义的视角[M].王珀,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上接第80页)

平实,有着较强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昌的历史有着积极的作用。

## 六、结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胡薇元调涪陵牧,后

历任资阳、开县、华阳等地,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归蜀。虽然胡薇元在西昌任县令仅短短的五年时间,但其为西昌社会的稳定、民风的淳朴、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历史功绩不应被泯灭,其诗文词曲的创作也应当受到重视。

#### 参考文献:

- [1] 姚克.《胡庵五种曲》作者胡薇元小考[J].文献,1988(2):99.
- [2] 毛欣然.胡薇元卒年考——兼谈胡薇元与赵熙的交游[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49.
- [3]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七三[M]//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C].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5.
- [4] 西昌县地名领导小组.西昌县地名录[M].西昌:凉山日报印刷厂,1986:3-4.
- [5] 胡薇元.玉津阁日记[M]//李巧思.清末四川地方文献《玉津阁日记》[J].中华文化论坛,2008(1):127.
- [6] 杨肇基.西昌县志[M].西昌:宁远印刷公司,1942.西昌市旧志整理委员会重印,2009.
- [7] 胡薇元.西昌县志[M].西昌:西昌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2014.